

中国现代作家 创作经验选编

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
文艺理论教研室

山东师范学院业余教育组印

中国现代作家
创作经验选编

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
文艺理论教研室

一九七八年十一月

目 录

《阿Q正传》的成因.....	鲁 迅 (1)
郭沫若同志谈《蔡文姬》的创作	
(《戏剧报》记者 朱青).....	(8)
《子夜》是怎样写成的.....	茅 盾 (17)
《雷雨》序.....	曹 禺 (22)
《龙须沟》写作经过.....	老 舍 (31)
《龙须沟》的人物.....	老 舍 (34)
《东方红》和它的作者李有源 (杨兴)	(39)
《白毛女》的创作与演出.....	贺敬之 (52)
《暴风骤雨》是怎样写成的.....	周立波 (62)
也算经验.....	赵树理 (68)
赵树理怎样处理《小二黑结婚》的	
材料(董均伦).....	(71)
生活是创作的基础	
——在《延河》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(录音)	柳 青 (76)
在人民中生根	
——记作家柳青(《人民日报》记者	
徐氏和 谢式丘)	(81)

《李自成》前言·····	姚雪垠 (90)
《李自成》创作余墨·····	姚雪垠 (124)
漫谈《红旗谱》的创作·····	梁 斌 (148)
谈谈《青春之歌》里的人物和创作经过·····	杨 沫 (179)
谈谈林道静的形象·····	杨 沫 (187)
关于《林海雪原》·····	曲 波 (198)
给人民作一个通信员	
——《早晨的太阳》序·····	刘白羽 (206)
我怎样写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·····	魏 巍 (222)
谈 诗	
——郭小川同志給孩子的信·····	(226)
我和三边、玉门·····	李 季 (231)
向新人物精神世界学习探索	
——《李双双》创作上的一些感想·····	李 准 (237)
《大河奔流》创作札记·····	李 准 (247)
从生活到创作	
——吴琼花形象的塑造经过·····	梁 信 (258)
在革命前辈精神的照耀下	
——谈几个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·····	王愿坚 (274)
时代的足迹	
——《百合花》后记·····	茹志鹃 (289)
从实际生活出发塑造人物	
——创作《丹心谱》的几点体会·····	苏叔阳 (293)
根植在生活的沃土中·····	刘心武 (300)

《阿Q正传》的成因

鲁 迅

在《文学周报》二五一期里，西谛先生谈起《呐喊》，尤其是《阿Q正传》。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，也想借此来说一说，一则也算是做文章，投了稿；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。

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——

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，原不是无因的。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，如最后“大团圆”的一幕，我在《晨报》上初读此作之时，即不以为然，至今也还不以为然，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；他不欲再往下写了，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“大团圆”。象阿Q那样的一个人，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，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，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。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。

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，即使真做了革命党，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，现在姑且勿论。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，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。我常常说，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，是挤出来的。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，其实是真情。我没有什么话要说，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，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，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，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。譬如一匹疲牛罢，明知不堪大用的了，但废物何妨利用呢，所以张家要我

耕一弓地，可以的；李家要我挨一转磨，也可以的；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，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：敝店备有肥牛，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。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，又是公的，并没有乳，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，情有可原，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，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但倘若用得我太苦，是不行的，我还要自己觅草吃，要喘气的工夫；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，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，也不行的，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。如果连肉都要出卖，那自然更不行，理由自明，无须细说。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，我就跑，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。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，从战士化为畜生，吓我以康有为，比我以梁启超，也都满不在乎，还是我跑我的，我躺我的，决不出来再上当，因为我于“世故”实在是太深了。

近几年《呐喊》有这许多人看，当初是万料不到的，而且连料也没有料。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，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。也不很忙，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。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：L S，神飞，唐俟，某生者，雪之，风声；更以前还有：自树，索士，令飞，迅行。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，因为那时的《新青年》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。

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，真可怜，侦察了百来回，竟还不明白。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；“鲁迅即周树人”，是别人查出来的。这些人有四类：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，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；一类单是好奇；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，所以特地揭出来，想我受点祸；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，想要钻进来。

那时我住在西城边，知道鲁迅就是我的，大概只有《新

青年》，《新潮》社里的人们罢；孙伏园也是一个。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。不知是谁的主意，忽然要添一栏称为“开心话”的了，每周一次。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。

阿Q的影象，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，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。经这一提，忽然想起来了，晚上便写了一点，就是第一章：序。因为要切“开心话”这题目，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，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。署名是“巴人”，取“下里巴人”，并不高雅的意思。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，但我却一向不知道，今年在《现代评论》上看见涵庐（即高一涵）的《闲话》才知道的。那大略是——

……我记得当《阿Q正传》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，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，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。并且有一位朋友，当我面说，昨日《阿Q正传》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。因此便猜疑《阿Q正传》是某人作的，何以呢？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。……从此疑神疑鬼，凡是《阿Q正传》中所骂的，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；凡是与登载《阿Q正传》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，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《阿Q正传》的作者的嫌疑犯了！等到他打听出来《阿正Q传》的作者名姓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，因此，才恍然大悟，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。（第四卷第八十九期）

我对于这位“某人”先生很抱歉，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。可惜不知是谁，“巴人”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，或者是四川人罢。直到这一篇收在《呐喊》里，也还有人问我：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？我只能悲愤，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。

第一章登出之后，便“苦”字临头了，每七天必须做一篇。我那时虽然并不忙，然而正在做流民，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，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，那里能够静坐一会，想一下。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，但已经笑嘻嘻，善于催稿了。每星期来一回，一有机会，就是：“先生，《阿Q正传》……。明天要付排了”。于是只得做，心里想着，“俗语说：‘讨饭怕狗咬，秀才怕岁考’。我既非秀才，又要周考，真是为难……。”然而终于又一章。但是，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，伏园也觉得不很“开心”，所以从第二章起，便移在《新文艺》栏里。

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，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。据我的意思，中国倘不革命，阿Q便不做，既然革命，就会做的。我的阿Q的命运，也只能如此，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。民国元年已经过去，无可追踪了，但此后倘再有改革，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。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，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，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，而是其后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。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，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；此后十五年，长虹“走到出版界”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“绥惠略夫”了么？

《阿Q正传》大约做了两个月，我实在很想收束了，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，似乎伏园不赞成，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，他会来抗议，所以将“大团圆”藏在心里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。到最末的一章，伏园尚在，也许会压下，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。但是“会逢其适”，他回去了，代庖的是何作霖君，于阿Q素无爱憎，我便将“大团圆”送去，他便登出来。待到伏园回京，阿Q已经枪毙了

一个多月了。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，如何笑嘻嘻，也无法再说“先生，《阿Q正传》……。”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，可以另干别的去。另干了别的什么，现在也已经记不清，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。

其实“大团圆”倒不是“随意”给他的；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，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。我仿佛记得：没有料到。不过这也无法，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“大团圆”？不但对于阿Q，连我自己将来的“大团圆”，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。终于是“学者”，或“教授”乎？还是“学匪”或“学棍”呢？“官僚”乎，还是“刀笔吏”呢？“思想界之权威”乎，抑“思想界先驱者”乎，抑又“世故的老人”乎？“艺术家”？“战士”？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“亚拉籍夫”乎？乎？乎？乎？乎？

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，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。

先前，我觉得我很有写得“太过”的地方，近来却不这样想了。中国现在的事，即使如实描写，在别国的人们，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，也都会觉得grotesk。我常常假想一件事，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；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，却往往更奇怪。在这事实发生以前，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。

大约一个多月以前，这里枪毙一个强盗，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，一共打了七枪。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，还是死了仍然打，所以要打得这么多。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，说：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；现在隔了十多年，应该进步些，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。北京就不然，犯人未到刑场，刑吏就从后脑一枪，结果了性命，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。所以北京究竟是“首善之

区”，便是死刑，也比外省的好得远。

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《世界日报》，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，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，题目是《杜小栓子刀铡而死》，共分五节，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——

杜小栓子铡余人枪毙 先时，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，决定用“梟首刑”，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，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。刀是长形的，下边是木底，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，刀下头有一孔，横嵌木上，可以上下的活动，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，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，就叫他们脸冲北，对着已备好的刑棹前站着。……杜并没有跪，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：要人把着不要？杜就笑而不答，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，自己睡在刀上，仰面受刑，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，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，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，杜的身首，就不在一处了。当时血出极多。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，也各偷眼去看，中有赵振一名，身上还发起颤来。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，先毙宋振山，后毙李有三赵振，每人都是一枪毙命。……先时，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，都在场观看，放声大哭，到各人执刑之后，去大喊：爸！妈呀！你的仇已报了！我们怎么办哪？听的人都非常难过，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。

假如有一个天才，真感着时代的心搏，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，我想，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，在西历十一世纪，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。

这真是怎么好……。

至于《阿Q正传》的译本，我只看过两种。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《欧罗巴》上，还止三分之一，是有删节的。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，但我不懂英文，不能说什么。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：一是“三百大钱九二串”当译为“三百大钱，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”的意思；二是“柿油党”不如译音，因为原是“自由党”，乡下人不能懂，便讹成他们能懂的“柿油党”了。

十二月三日，在厦门写

（人民文学出版社《鲁迅论文学》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第27—33页）

郭沫若同志谈《蔡文姬》的创作

《戏剧报》记者 朱青

每逢看到郭沫若同志的诗作发表时，不由人暗想：要是郭老再执笔写剧本，那该有多好！算起来，郭老已经有十几年不写戏了。一个月前，听说郭老去广州度春节，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南国的花市一定会大大激动郭老的诗兴。果然，喜讯传来，郭老写了一部五幕历史喜剧《蔡文姬》。

二月二十七日下午，北京的房上和路边还堆积着盈尺的瑞雪，记者怀着一口气读完《蔡文姬》后的激动，迎着习习的东风，去访问刚从南方回来的郭老。郭老在充满白梅花香、盆中碧桃盛开的客厅里接见了我们。记者向郭老祝贺，问候他的健康，并要求他谈谈《蔡文姬》的创作。郭老告诉记者：“《蔡文姬》的写作，是在去年十二月开始酝酿的，春节前去广州，从二月三日至九日，勉强把初稿写成了。后来在上海又修改了一次。回到北京，也曾加以修改。直到现在，可以说尚未最后定稿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准备排演《蔡文姬》，由焦菊隐同志担任导演。广州有些同志在着手把《蔡文姬》改成粤剧，将由红线女主演。山东省吕剧团也准备改写成吕剧。如果可以排演或改写成戏曲，我当然是欢迎的。”记者请郭老结合《蔡文姬》谈谈历史剧的创作，郭老谈道：

“话剧是现实主义的艺术，用话剧这种体裁来写历史剧，

这种做法就包含着浪漫主义在内。写得好，就可以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者结合起来。

“什么是浪漫主义呢？没有严格的规定。大体上说，就是想像力发挥得大，或说夸大。在作品中处理古代的生活或外国的生活，是浪漫主义的一种特征。处理古代生活也好，处理外国生活也好，基本要求还是现实主义的，即尽可能真实地恢复当时当地的生活，根据当时当地的可能性来写作。如写作《蔡文姬》，首先接触到生活方式的问题，当时是席地而坐的，那话剧本中就不能随便写。要尽可能地接近真实。后人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，因为有照片等资料参考，但我们写古人所能凭借的材料却是很有有限的，那就要求历史剧作者发挥想象力，把很少的材料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世界。创作历史剧应当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。我们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，追求历史真实，实事求是，然后进行加工、想象和夸大。

“艺术是不能离开科学的，例如雕塑不能离开人体解剖，绘画不能离开透视、投影与素描。外国一些有名的雕刻家对人体都很有研究。中国前代的雕塑，有的非常生动，毫无疑问，那些优秀的作者也是有深入的研究的。但有的就不讲究这个，结果雕塑的人像比例就不对，死板板的。甚至“泥塑木雕”竟成为死板的代词。今天需要把生命吹进泥塑木雕里，要比活的还要显得活。

“创作历史剧，要求作者对待历史有准确的评价。但目前评价历史的新的思想出现时间还很短，新的历史观点还没有普遍建立。新的中国通史也还在组织写作中。现在大家读的主要还是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司马光是个道地的封建主义者，所以旧的历史观点的影响还很大。像春秋战国，一

般都认为那个时代民不聊生。其实历史是发展的，中国的社会从商周时代的万国，合并而为春秋时代的十二诸侯，再合并而为战国时代的七国，最后是在秦始皇手里把天下一统了。社会一直是在向前发展的。战国时代的经济文化也是十分高涨的，从关于苏秦游说诸国的记载看来，当时各国都是相当繁华的。如果用旧的观点，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？但不要说一般人，就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一些新史学家，有的同志的看法也还没有充分转变过来。”

记者向郭老提起最近关于京剧《赤壁之战》的争论，并请郭老继续谈谈在历史剧中应当怎样处理历史人物。郭老说：

“对待历史人物，也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估价，不应当随便给他抹白脸。

“象曹操，根据可靠的历史材料来看，这是个了不起的人，对我们的民族有相当大的贡献。但一千多年以来，一直被人看成乱臣贼子。特别是《三国演义》的歪曲程度真大得惊人，但它在社会上影响很深，根据《三国演义》改编的戏也最多，使三岁小孩都知道曹操是坏蛋。可见艺术力量的可怕。

“曹操是应当为他翻案的。鲁迅生前曾写过为曹操翻案的文字。抗战期中，我在《论曹植》一文中，也曾经发问：

‘为什么只有姓刘的才能做皇帝’？

“京剧《赤壁之战》使曹操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红，其实对曹操还得进一步肯定。但《赤壁鏖兵》是根据《三国演义》改编的，历史的真实性就有问题。按照历史记载，曹操在赤壁之战是因为遇到瘟疫，自动退兵的。仅仅在旧剧的粉脸下透点红色，我看解决不了问题。现在根据新的观点创作的历史剧还很少，如果根据新的观点创作的作品多了，使大

家的观点有所改变，就会把那些大量的过分歪曲的作品逐步挤掉。”

“您谈谈《蔡文姬》的创作动机和创作过程吧。”记者向郭老请求。

“我写《蔡文姬》的动机就是要为曹操翻案。但这只是剧本的主题，还应当有个故事。我选了文姬归汉这个故事。文姬归汉是在建安十三年，前一年曹操向辽河流域远征，荡平了三郡乌桓，解救了被俘去的十多万户汉人。如每户以五口计算，将近百万人。据说在归途曹操杀了几千匹战马给他们做粮食。现在大家在骂曹操，但当时从奴役中被打救回国的十几万户人，却不知多么感恩怀德呢！蔡文姬被迎接回国，只是作为一个典型：通过她可以代表很多的人。蔡文姬能够被赎归汉，不是只靠金钱，还是靠曹操的文治武功才能争取回来的。这个事件是典型的，可以通过它来表扬曹操。

“我写《蔡文姬》，一部分是根据历史上的材料，一部分是我编造的。有些人物是虚构的，有些事情的过程也是想当然的。

“蔡文姬与左贤王生了两个孩子，我把他们处理成一子一女。儿子的名字借用了王昭君儿子的名字。既有匈奴味道，也暗示她对王昭君的感情。

“左贤王我把他处理成爱国主义者，但他只爱匈奴，并不爱汉朝，让他取名冒顿（匈奴民族英雄之名），是出于我的安排。因为爱护文姬，对于左贤王就不能把他处理得太坏。蔡文姬和他生活了十二年是有感情的，如果他太坏，文姬却和他同居了十二年，那就连文姬也糟踏了。

“赵四娘这个人物是虚构的，为的使文姬能够放心离开儿女，赵四娘自愿留下为她照顾女儿，表现了可贵的自我牺

性精神。

“董祀与文姬的亲戚关系是我安排的，这样可以让董祀有理由去和她在思想上作深入的接触。文姬归汉后重嫁董祀，根据曹丕的《蔡伯喈女赋序》，是出于曹操的安排，但详细情形是怎样，史无明文。他们可能是经历过恋爱过程的，但我没有让他们随便谈情说爱，那样会把蔡文姬也庸俗化了。我是采取了高一层的手法来处理他们的爱情的。

“文姬归汉的故事古人也写过，但用的是旧观点。不过前人对有些人物的处理是用了心的。程砚秋《文姬归汉》的剧本中文姬有个丫头叫侍琴，回汉时将她留下了，这与我创造赵四娘并把她留下的创作心理是相同的。

曹丕的《蔡伯喈女赋序》虽是残文，对于蔡文姬的研究上却是重要的材料。残文是“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，乃命使者周近持金璧于匈奴，赎其女还，以嫁屯田都尉董祀”。足见遣赴匈奴的使者是周近，程砚秋的《文姬归汉》即以周近为使者，但我为方便起见，把董祀作为正使，把周近作为副使。

“曹操曾经要杀董祀，后来为文姬所救，历史上是有记载的。但董祀犯了什么罪，却没有说明。曹操是执法严峻的人，仅由于同情蔡文姬便把董祀赦了，也难理解。必须是董祀受了冤枉，由蔡文姬证明了，才说得通。我把董祀安排成为文姬的亲戚，并两次在途中扭转文姬过于悲哀的心理，以至引起周近猜疑，而使曹操判他“行为不端，私通外国”之罪。但周近怎么能在曹操面前说他的坏话呢？我想了许久，最后在广州想出让董祀失足落马，没有与周近同时回邺下。这样就有机会，让周近出于误会，几乎陷害了董祀。

蔡文姬何时嫁给董祀，年代不明，我把这时期写得比较

迟，使文姬回国后，与董祀有八年没有见过面。而见面时，又安排在左贤王已死去三年之后，这样再由曹操主婚，就可使文姬免受非难。为了不糟蹋文姬的形象，这些安排都费了一些思索的。

“结尾，文姬的儿子回国是有可能的。母子团圆，也是很好的喜剧。至于女儿，如一同回来，讲的话势必和儿子差不多，重复，就让她死掉了。赵四娘也让她死了，她抚养文姬的儿子成人，她也完成了她的任务。

“在人物关系与事件上作了这些安排，就使一些历史材料有机化了，整个剧情也就有一个贯串下去的事件了，达到了统一。剧情是从悲到喜。既是悲剧，也是喜剧，喜中又有悲。

“对于曹操，主要是通过别人的口来歌颂他。开始是通过董祀对文姬的谈话介绍，结尾则通过文姬的《贺圣朝》表达。剧中关于曹操接见外宾时，请崔琰代替；为人俭朴，一条被子用了十来年；只著布衣等描写，都是有历史依据的。相传曹操的儿媳（曹植的夫人）有一次穿了绸衣，受到曹操的处分，要她回娘家去。据说是“赐死”，我看是回娘家去自尽了的吧。通过他对文姬《胡笳十八拍》的品评，表明曹操欣赏文姬诗词，首先看重思想性高，有无神论思想。曹丕则欣赏文姬诗词的技巧。这种不同处表明曹操与曹丕的思想与欣赏角度。曹操的着眼处来得高。后来曹操又询问周近的看法，周近恰恰批评曹操欣赏的那些地方。这是个保守分子，但曹操听他说，不露声色。这表明曹操是有深度的人物。周近犯了错误，曹操不但不处分他，还让他去辅导右贤王。这表明曹操是个好人，但并不是滥好人，他是有手腕的，曹操发现自己偏听犯了错误，肯于收回成命，也表明他是个能改